六藝之一錄

二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四十四

石刻文字二十　　　　錢塘倪濤撰

漢衛尉衡方碑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蓋堯之苗本姓闕則有伊尹左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闕土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以儒術安貧樂道履該顏原兼循季由聞斯行諸砥仁厲闕土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賓位左馮翊先帝所

之和戎戎戩土佚費者巨億懷 闕 靜有績遷潁
川太守脩清滌俗拓拔隱逸光大茅茹國外浮議淡界
繆動氣泄狂 闕 歸來洙泗用行舍藏徵拜議
郎遷太醫令京兆尹舊都餘化詩人所詠並有亡新君
闕 隆寬慄鵜火光物隕霜剿姦振滯起舊存亡
繼絶恩降乾杢威肅剝北本朝録功入登衛 闕 翼紫
宮夙夜惟寅禕隮左公有單褰穆眞謨之風詒選賢良
招先逸民君務左 闕 失順其文舉已從政者退就勑巾

初改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尉蓋靈帝初立更易朝
士自九卿而作五校殆是左遷故碑首舉其尊者稱
之碑云海内門生故吏采嘉石鐫靈碑末有小字門
生朱登題名則其人也銘文甚溫潤如云鶉火光物
隕霜劉姦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唐人誌墓
皆用此體雖柳子厚少作亦然履該顏原謂顏子原
憲也禕隋即委蛇出韓詩内傳 隸釋
碑以濡為儒倍為背淡為澹緄為袞庵為奄太即

太字廬江鴈門皆從广同上

右漢衡方碑云府君諱方字興祖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曰州舉孝廉除郎中即邛侯相膠東令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又拜議郎北平太守遷潁川太守又曰拜步兵校尉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於是海内門生故吏采嘉石樹靈碑鐫茂伐祕將来此其始終之大略其餘歷歷可見而時亦磨滅以其文多不備錄集古錄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字方方字興祖平陸人位至步兵校尉碑以建寧中立集古録目

右衛尉卿衡方碑有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以蓼莪為蓼儀也漢碑多如此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也金石録

右漢衛尉衡方碑其敘門閥云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以為氏君考廬江太守兄鴈門太守敘官秩云歷郎中即邱侯相膠東令遷會稽東部都尉徵拜議郎

北平穎川兩太守太醫令京兆尹入登衛尉至步兵校尉叙卒葬云年六十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文字詳悉頗爲完好漢碑中之不易得者洪丞相謂碑云履該顔原即顔淵原憲予觀其下繼之云兼脩季由蓋仲由一字季路季由即季路也金薤琳瑯

衛尉卿衡方碑八分書建寧三年六月今在汶上縣其文有曰履該顔原兼脩季由洪氏以顔原爲顔淵

原憲而都太僕以季由為仲由字季路即是一人與
兼修之義不協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
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
遊俠傳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
而已四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則季乃季次也
四人皆安貧守道之士故舉並言之其一字一名亦古
文之所嘗有也 金石文字記

浚儀令衡立碑 集古錄作元節碑

疑其姓伊而爲從事趙氏曰碑有額題浚儀令衡君之碑予亦未之見也石多缺惟銘尚可讀碑云其先出自伊尹衛尉卿衡方碑亦云伊尹稱阿衡因而氏焉二人蓋同族也 隸釋

右漢元節碑文字磨滅不見其氏族其可見者纔數十字爾云君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其餘不復成文其銘云於穆從事疑其姓伊而爲從事也碑無年月而知爲漢人者以其隸體與他漢碑同耳 集古錄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君名咸字伯盛山陽防東
人碑以建寧二年立集古録目
右金鄉守長侯君碑載其上世云漢興侯公納策濟
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謚曰安國君曾孫酺封明統侯
光武中興元孫霸爲臨淮太守擁兵從光武平定天
下轉拜執法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歐
陽公集古録云執法左右刺姦五威司命皆王莽時
官侯霸傳云霸莽時爲隨令遷執法刺姦而未嘗爲

五威司命後代伏湛為大司徒封關內侯既薨光武
下詔追封則鄉侯而此碑言封於陵侯未知孰是據
碑言剌姦司命為光武時官蓋碑之謬余按霸列傳
霸薨追封則鄉侯至子昱改封於陵侯而以霸為於
陵侯疑亦碑之誤又按高祖紀侯公說項羽歸太公
呂侯乃封侯公為平國君今此碑言安國既不同而
平國君乃生時稱號如婁敬為奉春君之類碑以為
謚恐亦非是又酺封明統侯漢書功臣表亦不載不知

碑何所據也金石錄

侯伯成墓碑建寧中立單州金石略

金鄉長侯成碑八分書建寧二年拓本其文有云滋滋履眞者孳孳之異濟陰太守修堯廟碑亦以滋滋爲孳孳　漢碑未有誌其夫人者此碑末云夫人以延熹七年歲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終又郎中馬江碑云夫人宽句曹氏終温淑愼成曰女師年五十十五建寧三年十二月辛此後人作碑并志夫人

之始 金石文字記

孝廉柳敏碑

故孝廉柳君諱敏字愚卿其先蓋五行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也放像為用縣設為道闕商家而禪闕而主或閒生柳惠國大夫而流俗稱焉君父以孝廉除郎中闕部府丞君退祖繼體歷職五官功曹守宕渠令本初元年蜀郡太守闕君復察舉君闕命失闕君清節儉約厲風子孫固窮守陋不闕堂無文麗墓無碑識

墓無碑識故為立石時靈帝建寧二年也碑云敏之先乃二十八舍柳宿之精頗類張姓連天之說不典孰甚焉隸釋

碑以星仲為星中萬基為萬朞潯即漫字亢即荒字同上

右柳孝廉碑云君諱敏其先蓋五行星下闕一字二十八舍柳宿之精也其說亦可為怪矣自戰國以來聖人不作諸子百家異端怪說紛然而起其弊至東漢而

立碑者建寧三年也按范曄漢紀建寧二年十月庚子晦日有食之逆數而上十月無甲子趙德夫金石録識于目録之下云建寧二年六月然此碑其稍漫不可識者財十有四字其可識者三百十字而十月甲子又特全好無昏缺可信而不疑況是年六月一日辛未亦無甲子唯建寧三年十月乃正得甲子朔碑所謂其二年者元年之後二年也集古後録

柳敏碑陰六玉

令冀州從事所歷執憲彈繩糾枉忠絜清肅進退以禮
允道篤愛先人後己克讓有終察孝不行大傳胡公歆
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歸高除淳于長到官
正席流恩褒善糾姦示惡旬月化行風俗改易輔軒六
戀飛躍臨津不日則月皓天不弔戴此良人年五十有
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踊
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咳孤憤泣忉怛傷摧勒
銘金石惟以告哀其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縱先軌積德勤約燕
于孫子君之孝感並時繁祉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
景行慕前賢列庶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遭寃夌不終其
紀夙世霣祚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蒿里痛矣如之
行路感動黨魂有靈垂後不朽

右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篆額元祐中洛州治河堤
始得之夏君名承仕郡為主簿督郵至冀州從事四
府舉辟除淳于長靈帝建寧三年卒此碑字體頗奇

非也据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隸釋

碑以薰爲勳淹爲奄吷爲孩慼爲戚黨爲儻耑即策字逷即退字戀即攣字同上

右淳于長夏承碑云君諱承字仲兖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爵是故寵祿傳于歷世策勳著于王室君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

詩尚書兼覽羣藝靡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已匡君為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又云察孝不行太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歸高除淳于長又云年五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碑令在洛州元祐閒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建寧靈帝時年號也距今千歲矣而刻畫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　金石錄

承之功德與墓之所在及碑之所從來固不暇考論但碑之下截凡一百一十字年久蘚蝕係後人摸刻覽者當自擇之成化己亥春三月望日南舒秦民悅跋於碑陰廣平志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金石録云元祐中洺州因治河得之于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隸釋云此碑字體奇怪唐人蓋所祖述又引梁庾元威論書載隸有十餘種此乃其間之一體宋鄭僑書衡云漢石經諸刻乃

隷體八分夏承碑乃篆體八分然三家皆不言為何
人書也元王文定公惲跋此碑云蔡邕書夏承碑如
夏金鑄鼎形模怪譎蛇神牛鬼龎雜百出而衣冠禮
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予
由是始知為中郎之蹟碑在今廣平府學後刻尚書
蔡邕伯喈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然心竊
疑之楊文貞公集中亦有此跋謂近歲廣平府民因
治河得此蓋廣平古洺地也所謂近歲恐即永樂七

年予向官京師時廣平通判山西宋孟清為予言府學復有一碑字與此類予益疑焉江陰徐子擴好奇士也嘗得舊刻雙鉤其字近以惠予與此絶異此云勤紹舊刻作勤約且其字之闕者四十有五而此刻獨完好則其偽不俟乎言而予昔日之疑始釋然矣

金薤琳琅

楊公跋又謂中書舍人陳登以碑為蔡伯喈書蓋不考王氏文集之故後公撰登墓志言永樂間以篆書

名者登之外有吳中滕用亨及四明王尹實子觀三

家之篆用亨第一登不能逮若尹實則惟用燥筆又

在登之下登門人有程南雲者以篆書得至顯官其用

筆雖熟然殊乏古法觀此亦可以知其師矣同上

按趙明誠金石録云此碑元祐間治河隄得於土壤

中刻畫完好如新又云家所藏漢碑二百卷獨此碑

最完然則歐陽公以前當不及見矣碑尾今有蔡邕

伯喈書字乃後人妄益然內稱夏君於建寧三年六

月卒官而是時伯喈縣橋司徒府出長河平入為郎
中又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
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
他書亦無可考姑闕以俟知者弇州山人藁
漢淳于長夏承碑都元敬引證極博大略以此碑自
元王文定公惲定為蔡邕書謂其氣凌百代筆陣堂
堂洪丞相隸釋謂其字體奇怪鄭僑書衡謂其兼篆
體八分合數說而疑碑非真蹟又云江陰徐㨨有舊

刻闕字四十有五此獨完好則其僞始信余亦覓得一紙非漢刻似不待辯而楊用修謂為漢刻之僅存者王元美亦云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骨氣洞達精彩飛動非中郎不能豈所見別一碑耶 石墨鐫華

此碑金石錄謂元祐中洺州治河得之土中近楊文貞公亦謂廣平府治河得此曩曾記宋鄭僑以此為篆體八分而元王文定公謂為蔡中郎書至比之夏金鑄鼎形模譎怪以令觀之蓋奇之過者爾 元牘記

淳于長夏承碑八分書建寧三年六月舊在廣平府學都太僕金薤琳琅謂江陰徐公擴嘗得舊刻雙鉤其字以惠予與此絕異舊刻闕字四十五而此獨完好又積行勤約令作勤紹俱爲可疑謂是後人僞作令此碑又亡而嘉靖二十四年知府唐曜重刻者在漳州書院彌失真矣金石文字記

郎中馬江碑

君諱江字元海者濟陰乘氏人闕之長孫湯官丞

慎令行無為之政崇澹泊㠯惠利素苦風痺到官朞月
見臣吏敕兒子人命嘑吸不欲煩擾吏民欲生見舊土
歸終於家百姓追逐扣馬攀輪遂不復還年六十七建
寧四年五月甲戌卒二弟龍純孿哀孔懷孤生儁協郤
長號恩慕立此碑銘以表景行其辭曰
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富謙受
兹奈福知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志皦拔葵人皆
有亡貴終譽兮歿而不朽垂名著兮

定羣經刋於石碑使天下取則焉所存遺刻復與今
之經傳文異而句別此碑云鄉黨遜遜如也祝穆碑
則云鄉黨逡逡皆與論語異而二者又自不一葢其
師說然也此碑又有動乎儉中鬼神富謙亦與今之
易不類隸釋
淳即淳字夯即介字同上
右漢慎令劉君墓碑在今南京下邑其名已磨滅其
字伯麟少罹艱苦身服田畝舉孝廉除郎中辟從事

司徒掾遷慎令卒年六十有二其銘曰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富謙受茲介福知命不延引與旋歸忽然輕舉志激拔葵人皆有亡貴終譽兮歿而不朽垂名著兮余家漢碑常患其銘多缺滅而斯銘偶完故録之集古録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劉君名氏缺有其字曰伯麟仕至慎令棄官終於家其卒葬之年月缺滅不明而隱隱可見疑爲建寧四年也碑在南京下邑縣集古

録目

建寧四年五月立（金石録目）

漢愼令劉君碑在穀熟縣門外夫子廟中（天下碑録）

北軍中侯郭仲奇碑

君諱（闕）字仲奇元城君之第四子其先盖周之冑緒虞邴建國享土受胙政衰道失晉克其邦遭嬴項之際高祖初起運天符命斥秦擿楚遂定漢基枝葉雲布列於國郡或頴川馮翊公卿校尉将相州郡令問休貴自東

陽長五教加仁施於惠康焉于之武以抑於彊改邑移
風遺愛不忘間凡疾病率爾逝將衮職有闕賴君闕匡
復辟司徒拜軍中候當授闕城萬里膺揚念妨弟路遜
位惰榮偕黃老之術謙守足之讓祿有不究命有短長
闕臨孔明殘隕貞良卒被氛氣奄忽徂亡年六十有六
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五年十三闕孝孫切乎悲
慟剥裂行路泣血辟踊傷絶凡百君子靡不哀惻喪國
之鎮朝失模式闕奠乎位未副德刋石甄表以昭罔極

其辭曰

鑠明德鯀郭君外忠絜內資親烈桓桓煥有文所臨 闕

風崇和睦垂以仁赫斯赧威若神動規柜禮義遵

縱徽顯功加民感兄疾電捐官妙 闕 海聞亮矣清

寡匹倫爵不副命乖分土 士字 歔欷惜增歎孝流涕悳傷

肝魂靈飭號有榮 闕 永存勒金石示後昆

右漢故北軍中侯郭君碑篆額郭君字仲奇嘗爲司

隸中都官從事辟將軍府穿比陽建寧四年卒碑書

其官無北字郭究碑但稱為軍中若與額殊按祝睦嘗為北軍中候而其後碑書云北軍軍中候則知此亦省文爾郭君聞兄之疾則捐官恐妨其弟而辭位故有惠兄順弟之目而歴載之隷華蓋可想也 隷釋

碑以縱為蹤掩為奄陸為睦慼即戚字借作慼[illegible]即羸字雲即雲字憧即慟字柜即矩字欵即欿字

同上

右漢北軍中候郭君碑其名字磨滅云元城君第四

子也其先蓋周之冑緒枝葉雲布列於州郡自東郡衛國家於河内汲兄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君為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從事三辟將軍府舉廉比陽長復辟司徒拜北軍中侯年六十有六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於其兄竹邑侯相上一字缺滅不完疑是惠字其下又云順弟莫曉其義豈漢人謂兄弟為此語耶故闕其疑以俟知者集古錄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中候名已磨滅不可見而字有其下一字曰奇河内汲人仕至北軍中候碑以建寧五年立在河陽（集古錄目）

建寧四年九月（金石錄目）

漢故北軍中候郭君碑篆額郭君字仲奇嘗爲司隸中都官從事辟將軍府宰比陽建寧四年九月卒五年三月葬（復齋碑錄）

建寧五年立在孟州濟源縣隸釋云漢隸之神品（漢隸）

字
原

故民吳仲山碑

熹平元年十二月上旬吳公仲山少立名迹約身剬己
節度無雙不貪仕進隱匿丗間府縣請名未曾闚城守
鮮貧苦不豫煇榮兄弟三人居其中央事長接幼出入
勑詳元少不幸蚤世早亡乾巛蓋載八十有長年壽未
究而遭禍央子孫飲泣呼㗸不能還與無驪介爓瘟奈
絅絅惟公德美布惠州里遠近𢗅求不言無有春秋犓

徶(賃字)給與無已不逆人意率導化理市進結渠籪盆空
考房禧遺孤皆置門寡先亡為丞务弱娶婦當恩者無
賜不能悲嗟勞(效字)彰社里其恩捐施豈誰照矣公而有
三息遺衍二庄無分少德父有余財東西南北不能起
陋高房樬觀榮色宗諸避近連有不得兼官徽傍象不
承大孤慙亡父憂慼夙夜如有空薪竊鬱禁蓋祿零有
如水徂挺易爲焉矣矣子孫萬歲
右漢故民吳公碑隸額宣和中知鄢陵縣穆延年得

之於民間碑無其名仲山其字也靈帝熹平元年立漢之仕者沒有遺愛其州縣之民為之采石鑱銘則自稱曰故民吳公匿迹韜光不荅聘召作碑者體其謙晦之操故以民稱之所謂故民者物故之民也其字畫譎怪兼有篆筆意者人知其為憂彌者若彌非彌若疆非疆蓋其甚異者 隸釋

碑以禍央為禍殃河為何禧為贍零為靈闚即闚字彝即弃字禍即禍字叱即以字建即庭字 同上

右吳公碑其額題漢故民吳公之碑碑云熹平元年十二月上旬吳公仲山其他刻畫完好如新文詞頗拙陋書亦怪而不工然漢時石刻存者漸少而此碑特完故錄之以資博覽金石錄

廷尉仲定碑

右廷尉仲定碑在今濮州雷澤其額題漢故廷尉仲君之碑碑載官閥甚詳雖殘缺然尚可次第其畧云君諱定聖漢龍興家于成陽父張掖廣漢太守以父

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鐉燒破析刻臽確嵬
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鋑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
方先雍行人懽悀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詠
歌懿德瑞降豐稔民以貨積威恩並隆遠人賓服鐉山
浚瀆路㠯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時府 闕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 闕

故府掾 闕　　孟字 闕

右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在成州今之階成興鳳皆漢武都郡也李君治武都橋道前後三處磨崖棧險架橋則郙閣鑿崖治路則西狹天井此碑靈帝建寧四年刻彼兩碑皆次年刻者歐得其一趙得其二天井一碑是時未出南豐曾子固跋此碑云翕與功曹史李旻定策勑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阪鐉燒火石人得夷塗作頌刻石其文有二所識一

也其一刻於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
三十日刻今集古之家惟有壬寅一碑李旻定筴碑
中不見天井吏屬却有李旻姓名始知南豐非輕信
異聞必是西狹第二碑所載近歲武都樵人斬艾藤
蔓始見石上有天井刻字倚崖縛架椎拓甚艱寺僧
或以惡木蔽晦日後碑恐有此患 隷釋
碑以蔀為剖苲為窄隧為隆悀為踊稙為殖悳即
惡字 同上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
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
之山臨不測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霣墜之害乃與
功曹史李旻定策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
治西坂鐉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陒既成人得夷
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
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
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澠池治崤嶔之道有

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約仲質夫為興州還京師得郙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郙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録目跋尾以為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熈寧十年馬瑊中玉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戍州所得此頌以示余始知其為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

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
歟近世士大夫喜蔵畫自晉以來名能畫者其筆迹
有存於尺帛幅紙莫知其真偽往往皆傳而貴之而
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露人
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人又皆出於石刻
可知其非偽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接于
巴蜀為武都郡其後始分而為興州為成州成州則
武都之上流也郙閣立於建寧五年翁治崤嶔西狹

郙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元豐題跋

右武都太守李翕碑文字首尾完好云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其後歷敘在郡治蹟云郡西𤜶中道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阨芊促迫財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隕墜之害君勑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鑿燒破析刻臽崔嵬減高就埤柙

致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方無雍行人懽悀民
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其後有頌詩最後題建
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云金石錄

李翕黽池五瑞碑

黃龍　白鹿　木連理　甘露降　承露人

君昔在黽池脩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
故圖畫其像

右李翕黽池五瑞碑李君昔治黽池臻此瑞物及西

狹磨崖因刻於前非碑陰也黽池有二殽屬洪農郡

隸釋

漢李翕碑在成州崖石上字皆完好有甘露白鹿黄龍連理木四物圖記李翕之政治也 天下碑錄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谿源漂疾橫柱于道涉秋霖漉盆溢 闕 渦濤波滂沛激揚絕道漢水逆讓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衧沮湿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謁往還恒失日

㬉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谿既然郙閣尤甚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過者慄慄載棄為闕常車迎布歲數千兩遭遇隤納人物俱隋沈沒洪淵酷烈為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於是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乃俾衡官掾下拜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今乃造校致攻堅闕工巧

雖昔魯班亦莫儗象又醳散闕之嶄漯從朝陽之平燦
減西闕 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
記廞績爻康萬里臣闕 勒石示後乃作頌曰
闕 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
流若神毀泯如 闕 平均精通晧穹三納苻銀所歷
垂勳香風有隣仍致瑞應豐稔闕 樂行人夷
欣慕君靡已乃詠新詩 闕 兮川兌之間高山崔
巍兮水流蕩蕩地既塎确兮與寇為隣 闕

以析分或失緒業兮至于困貧危危累卵兮聖朝閔憐
毦芟究 闕 兮务 闕　救傾兮全育 闕 遺劬勞日
稷兮惟惠勤勤黄邵朱龔兮蓋不 闕　克羸兮百
姓歡欣僉曰大平兮文翁復存
建寧五 闕 月十八日癸 闕
時衡官 闕　仇審字孔信
從史位 闕　字漢德為此頌
故吏下辨　子長書此頌

時石師南闕　威明闕
右析里橋郙閣頌隸額今在興州靈帝建寧五年立
後西狹碑一歲別有數行刻書撰人及石師姓名歐
公謂遭遇隤納及醳散關之嶃歐誤作⿰山朝漯從朝陽之平
幓刻畫完而莫詳其義或是用字假借桀碑言閣道
危殆車乘往還人物俱墮則隤納謂墜淵也幓即燥
字醳與釋同太史公書皆然楊著碑醳榮投紱景君
碑農夫醳耒之類是也其云劬勞日稷蓋用穀梁子

日下稷之文靈臺費鳳碑亦有之隸釋

碑以横柱為横注盈溢為溢溢行理為行李厥續為厥績崔巍為崔嵬禍即禍字同上

右漢析里橋郙閣頌建寧五年立云惟斯析里處漢之右溪源漂疾横注於道涉秋淋漉稽滯商旅休謁往還常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溪既然郙閣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遭遇隤納人物俱隋沈没洪淵酷烈為禍於是太守阿陽

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閔此爲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爾乃造又醳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㷮減西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績艾康萬里乃作頌曰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其云遭遇隤納又云醳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㷮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疑當時人語與今異又疑漢人用字簡畧假借

不同爾故録之以俟博識君子集古録

右不著撰人名氏漢仇紼隸書據碑所載析里郙閣皆地名也其地有溪水漂溢為患太守阿陽李翕使衡官掾仇審作大橋於析里以建寧五年立此頌在興元集古録目

建寧五年二月立金石録目

漢郙閣當析里橋建寧五年李君諱翕字伯都析里大橋於今乃造其言斯溪既然郙閣尤甚臨深長淵

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碑今所見如此考其地當闕而郙閣無存蹟昔歐陽文忠公嘗疑醳散闕之潮漯從朝陽之平慘椄㬎古文顯字漯川漢作濕讀謂川在甲濕書學至今同文古字濕作鬠又作漯故漢人濕又作㬎然則漯當作濕燥古文作慘盖㬎與參同體其言醳則與易同卜用醳亦易也至謂遭遇隤納則以傾隤地壞自納於淵漢人文陋無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廣川書跋

建寧五年李翕造漢州金石略

歐陽集古録析里橋碑跋云醳散關之[山朝]漯從朝陽之平[火參]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録之以俟博識君子慎按醳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醳之韓信傳醳兵北首燕路洪氏釋醳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醳耒又云辭榮醳散漯本濟漯之漯漢人或寫漯借作濕字用[山朝]漯即潮濕也[火參]與燥同分隸小異如操亦作摻之例平[火參]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

此訓之可通升庵外集

此碑在略陽相傳為蔡邕書馬伯循信之固未的然

碑文醳散闕之嶓漯從朝陽之平𢡟歐陽公以為疑

董逌書跋云縣古文顯字漯川漢作顯讀謂川在早

濕書學古文至今同古文字濕作蹋又作濕故漢人

濕又作㬎然則漯當作濕㬎與參同體故古文燥作

𢡟其言醳與易同卜用醳亦易也楊用修謂醳古與

釋通漯借作濕𢡟與燥同解作去濕就燥之義盖本

董說但碑文磨泐歐陽謂二句適完好今亦損過半矣又碑中太守李君諱翕字伯都今板本皆作李會或傳寫之誤唯鄭樵畧曰李翕與碑合石墨鐫華

李翕析里橋郙閣銘八分書今重刻在畧陽縣其文有曰醳散關之嶃漯者楊用修以醳為釋嶃為潮漯為濕是也歐陽永叔集古録曰後漢熊君碑其書顯字皆為顯按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為㬎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愚按㬎字從日從糸乃㬎字之省而後人

冩作田者誤也古人以濕為漯者不一說文濕水出
東郡東武陽入海從水㬎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
濕成侯忠師古曰濕音他合反功臣表駟望侯泠廣
以濕沃公士師古曰濕音他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
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並作漯陰地里志平原有
漯陰縣而水經濕餘水亦漯字之異文惟其以日為
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金石文字記
桂陽太守周憬功勲銘

此水其水源也出於王禽之山山蓋隆 闕 于天泉
肇沸踊發射其巔分沠離散為十二川彌陵隮阻岔旱
錯連隅陬壅藹末由騁馬爾尻貫山鑽石經 闕
揚争怒浮沈潛伏虵龍蛣屈澧隆鬱浥千渠萬澮合聚
谿澗下迄安聶六瀧佗難湍瀨湹湹泣泫潺湲雖詩稱
百川沸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蓋莫若斯天軌所經惡
得已改其下注也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縻 闕 勿亢忽臚
睦不相知及其上也則羣輩相隨檀柁提 闕 唱號慷慨

沈深不前其成敗也非徒喪寶玩隕珍奇替珠貝沉象犀也往古來今變甚終矣於是府君乃思夏后之遺訓闕應龍之畫傷行旅之悲窮哀宂人困厄感蜀守冰殄絕犂雕嘉夫昧淵永用夷易適命良吏猴節壯夫排積胳石投之寥闕高墳下鑿截回曲𤗅水之邪性順導其經脉斷硍濫之黿波弱陽侯之泌涌由是小徯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升涉周旋功萬於前除昔闕樹基於茲雖非龍門之鴻鴻字績亦人君之

德宗故船舩字人嘆於水渚行旅語於涂陸孔子曰禹不決江疏河吾其魚矣於是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零陵重安區祉字景賢遵承典憲宣揚德訓師禮不越欽仰高山乃與邑子故吏龔臺郭蒼龔維等命工鑿石建碑于瀧上勒銘公功傳之萬世垂示無窮其辭曰

乾巛剖兮建兩儀剛柔分兮有險夷洛中嶽兮穆崔嵬嘆衡林兮獨傾虧增陵陗兮甚隘隋鯀莫涉兮禹不規

仰王禹兮又嵳峗俯瀧淵兮怛以悲岸參天兮無路徯
石縱横兮汖洄洄波隆隆兮聲若雷或抱儨兮以從利
或追恩兮有赴義氾自楫兮有不避闕躬軀兮於元池
委性命兮於芒編憯寒慄兮不皇計忽隨汖兮殆忘歸
懿賢后兮發亟聖字英閑不通兮治斯谿蹷巨石兮以浬
填開切偲兮導曲機摧六瀧兮弱闕兮散其波
威恕定兮混瀾瀾息聊啾兮逝闕兮蛟龍臧睦
老唱兮臚人歌名冠世兮闕超踰倫令稱闕兮燿汖沙

功斐斐兮鏡海裔君乎君壽不訾

右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之紀銘隸額周君名憬自固始相為桂陽守碑云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區祉與邑子故吏建碑於瀧上蓋靈帝甲寅年也茲水發源王禽山千渠萬澮下湊六瀧舟楫過之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縻喪寶玩流象犀積有日矣周君思夏后龍門之績感李冰離堆之事排治湍梗人得利涉故紀其功勳銘辭全逼騷雅有漢

子歌遺意韓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險惡不可狀者即謂此也樂史寰宇記云瀧上有太守周昕廟令碑在韶州張九齡廟中其名尚隱隱可辨蓋憬字也予嘗侍親度嶺留英州其郡東亦有瀧問之云彼處壤沃宜稻而山甚高峭僅有鳥道負擔者不可下土人斬竹爲篺以器貯米寘其上俟雨至閒通隨飛瀑魚貫而下注于深潭入水底始再出碎於石者什五六謂之瀧如此隸釋

碑以壅藹為壅遏犂雕為離堆小後徯路徯皆為

蹊同上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　此君檢漢書無之

令碑石缺不見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南人紀其

所脩瀧水即韓文公所謂昌樂瀧者是也至今以為

利祠宇甚嚴云集古錄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

周府君碑按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

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轅寄生善吹笛援為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使君開此溪下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又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言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鸕鷀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真水盧

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峻為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即此水也碑首題曰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為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集古録

桂陽周府君碑後本　余初得前本恨其名遂磨滅後有國子監直講劉仲章者因出其碑而為余言前為樂昌令因道府君事云名憬問其何以見之云碑刻雖闕尚可識也乃以此碑并陰遺余蓋前本特模

者不工爾又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是韓集不悞也乃知古人傳疑而慎於更改者以此同上

右漢隸不著書撰人名氏韶州圖經云郭蒼撰初桂陽有瀧水人患其險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頹山鑿石以通之延熹三年故吏區祉刻石以紀功并祉等故吏題名者二十二人右韶州樂昌縣昌樂瀧上周

君廟中集古録目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摹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

商洛之鼎銘云惟十有三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予考之古字如亦作灸人作儿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元豐題跋

右桂陽太守周府君頌歐陽公集古録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言周使君而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而曾子固言嘗

得此碑於知韶州王之才之才以書來言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載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今此本雖訛缺然究其點畫殊不類昕字二公所説既不同而韶州圖經余家偶無有皆未可知也　余後見市中印本歐陽公廬陵集別有一跋尾云周君名憬憬字頗近之金石錄

桂陽太守周府君勲德碑熹平三年桂陽監金石略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跋最後方辨其名璟

蔣穎叔作武溪深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剥落以其形似求合于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集顧云從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昕則併與其名字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為未詳考耶蘆浦筆記

右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歐公謂其名已殘闕但知其字為君光而已趙氏引曾南豐之言謂周君名昕以為歐公考之未詳而其後小字復謂歐陽集别有

一跋云周君名憬而又以爲字頗近之予按隸釋云君諱憬字君光與歐公後跋正合則南豐所謂名昕者固爲失之而趙氏又何必置疑於其間哉金薤琳琅

此碑元季廬陵陳謨跋謂漢刻本在瀧上唐重刻本在曲江廟中不知何時徙置郡學韶州守錢旭既新府治以韶在漢屬桂陽乃徙置之後楊文貞公跋亦云碑在韶州府治按府治今爲王府碑由是仍徙曲江廟中東廣漢碑絕少所有惟斯而已同上

熹平三年立在韶州樂昌廟內與柳州接界集古録
云碑文磨滅名不可辨圖經但言周使君後漢書無
傳及得碑陰方知名憬題云神漢獨此碑爾漢隸字原

周憬碑陰

故曲紅長零陵里安區祉字景賢故含洭長南郡邵蒼
陸字闕夏故湞陽守長南平丞長沙漢昌寒秖字宣節
故行事耒陽棨憂字漢威故荊州從事曲紅龔臺字少
譙故荊州從事曲紅郭蒼字伯起故荊州從事郴王鼎

字季尼故南部督郵曲紅龔雒字闕然故吏曲紅鄧音
字孝直故吏曲紅朱闕字義德故吏曲紅張源字子才
故吏曲紅龔達字叔通故吏曲紅黃部字卉尼故吏曲
紅周盖字伯嘗故吏曲紅黃晏字子齊故吏曲紅馬珏
字元序故吏曲紅潭承字寧升故吏曲紅劉鵠字季產
故吏曲紅黃祺字叔仁故吏曲紅周習字仲鸞故吏曲
紅劉趆字子省故吏郴褚禧字闕讓故吏耒陽蔡闕字
已明故湞陽左尉零陽泉陵闕故吏湞陽劉明字

仲闕故吏湞陽左勝字仲升故吏湞陽左鯀字妙舉故吏湞陽宋碩字子張故吏含洭黽禹字公制故吏含洭張郃字寧威故吏含洭黃詳字伯節工師南陽宛王遷字子疆

右周府君碑陰題名凡卅一人姓氏具存按酈道元注水經瀧水南逕曲江縣東縣昔號曲紅曲紅山名也而東西兩漢史皆作曲江令據此碑自縣長區祉而下凡十七人皆書為曲紅則是當時縣名曲紅無

可疑者不知兩漢皆作曲江何也金石錄

右周憬碑陰掌曲紅者一人貫曲紅者十六人熊君碑亦同兩漢書皆作曲江諸家地理書皆云水流屈曲故曰曲江唯水經云縣昔號曲紅山之名也前書工女大功皆只同用紅字未知水經何所據也隸釋

漢桂陽太守周使君碑在韶州樂昌縣郭倉文天下碑錄

漢桂陽太守功勳碑漢隸在廣東樂昌縣格古要論

司隸校尉魯峻碑

名信臣左潁南之歌以公事去官休神家術未能一朞
為司空王暢所舉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
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董督京輦掌察羣寮蠲絀
舉大權然疏發不為小威以濟其仁務忠獨斷以效其
節案奏闕公彈紏五卿華夏祗肅佞穢者遠遁毋憂自
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守疏廣止足
之計樂於陵灌園之絜閉門靜居琹書是娛年六十一
熹平元年闕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於是門生汝

南干闕沛國丁直魏郡馬蒴勃海呂圖任城吳僉陳留誠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父息叡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斯薪弗何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瀕企有紀能不號譽刊石叙哀其銘曰

巖巖山岳礧落彰較棠棠忠惠令德孔𡣍命闕時生雅度宏綽允文允武厥姿烈逴內懷溫潤外撮强虔督司

京師䌛然清邈當闕緄職爲國之權匪究南山遐邇切
惻凡百君子欽謚嘉樂永傳書齡晩矣旳旳
右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隸額在濟州任城
縣魯君名峻歷郎中謁者河内丞侍御史頓邱令九
江守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
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靈帝熹平元年卒明
年葬門生丁直等三百二十人論之曰忠惠其子歆
立石作銘水經亦載此碑但誤以爲名恭爾歐陽公

云峻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最後爲屯騎而碑首題
以司隷二者莫曉予嘗考漢代風俗相承雖丁私艱
亦多以日易月鮮有執喪三年者故元初詔書始聽
大臣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建光元年復禁不許李翊
去官二交故銘文頌其考憂釋紼時則有居憂不釋
紼者矣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
議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
行服後其子焉爲大子大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

行喪二公纏陟屺之痛皆避劇就閒與魯君以議郎行喪同漢人所書碑誌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權尊而秩清非列校可比亦猶馮緄捨廷尉而用車騎也周官注云義儀二字古皆音俄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析作蟻徐廣音艤舡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此碑又作蓼義銘詩煥矣灼灼俱易火以日令德孔鑠又復从女若堂堂作棠棠

則它碑亦有之隸釋

碑以[illegible]爲看縱爲蹤斮爲析緄爲衮畜爲憶偄即儒字絪即細字挈即潔字班即琴字詹即嗟字虔即虐字同上

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水南有金鄉縣之東界也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數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山山形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自

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又有石牀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詣議參軍周安穆折敗石牀各取去為魯氏之後所訟二人並免官焦氏山東即金鄉山也水經注

右漢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監營謁者之孫修武令之子治魯詩顏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

郡頓邱令遷九江太守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隷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熹平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諡曰忠惠父其餘文字亦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隷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集古録

右隷書不著書撰人名氏峻字仲巖高平昌邑人官

至屯騎校尉以病去位門人于商等追謚曰忠惠父碑以熹平中立在今濟州集古錄目

右司隸校尉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酈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邉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為人輦至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

其他地里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誤轉冩為恭爾金石錄

右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為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予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知而必欲證之以地理書也歐陽公謂峻最後為屯騎校尉而碑首題曰司隸校尉莫曉其義隸釋云漢人碑志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官尊而職清非列校可比故書

之也此足以祛歐公之惑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叙邕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金薤琳琅

此碑乃門人為峻立者故有忠惠父之稱論方勁古拙甚可寶也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元牘記

此碑書法峭峻古雅第小開魏人堂室然自是漢格鄭樵謂出蔡中郎無據都少卿疑之是也余意私論

起于春秋漢末尚節義故尚不廢苻秦既已非古猶
謚及隱逸唐時朝臣尚加山林之號激貪厲競豈曰
罔裨今典三品京朝摸牀結舌循序考終皆得美謚
外吏即品亞六卿德侔夷惠非際時會竟以格置此
義人勞吏所以扼腕太息也嗚呼令安得此門生故
吏乎史（金石）
司隸校尉魯峻碑亦漢隸中之有聲者也鄭樵氏謂
出蔡中郎趙明誠疑其不然俱未有據峻自司隸再

遷以終令舉其雄者又為之私謚曰忠惠父皆門生故吏意也并州山人蒙

司隷校尉魯峻碑并陰八分書今在濟寧州儒學金石文字記

魯峻碑陰

故吏九江壽春陳龔伯　故吏河内闕官闕紡流闕

孝長五百故吏東郡領兵闕五百故吏九江壽春任闕

許蹗伯通五百門生沛國丁良闕滎千門生勃海闕

呂闕世階千門生東郡汝陽敢敦登高千門生汝南名
陵于商明公五百門生南陽新野闕顥闕文五百門生
平原路龍顯公五百門生任闕樊兒闕太平五百門生
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門生魏郡闕邱李牧君伯三
百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門生河東郡闕陽闕
文智三百門生汝南汝陽立闕　三百門生東郡
闕邑闕　松二百門生東郡闕平闕　二百門
生東郡樂平闕顯闕　二百門生東郡樂平闕

二百門生魏郡內黃闕　二百門生東郡闕陽王
闕少二百門生汝南灈強尹稜闕　二百門生汝南灈
強尹顗闕　二百門生勃海南皮劉扶節闕　二百門生
勃海南劉戚興闕　二百門生河間阜成東鄉晨子闕
二百門生河間阜城東鄉恭闕　公二百門生原平西平
昌劉本景闕　二百門生平原張讓伯讓二百門生陳留
尉氏夏統子思二百門生濟陰陳氏許仁伯德二百門
生濟陰闕　狐周維元興二百義士梁國寧陵及強闕　良

孝除闕二字城門侯闕五字郎中闕七字令闕十二字詣尹萬督呂

徙闕二十字移闕不肅而成闕四字州郡仍闕十一字尘足闕二字政

闕一外闕二字內闕二字任闕二字尘闕十三字尘闕二字日闕二十闕

七字令名布亐華夏闕三字不闕七字清而闕六藉徵拜議郎

闕漢闕大闕三字不闕二十字列功闕尘闕三十六字議郎五官中

郎將越騎校尉闕十字汝南太守闕十二字功闕十一字大闕六字統

八闕三字台司闕十二字踐位闕九十三字其辭曰

上闕九字不闕四字伊闕入闕二字天闕八字呂闕九字故闕十二字而闕三

汝南太守范史靈帝紀云建寧三年七月太常宗俱為司空熹平二年正月薨宋均傳云族子意意自有傳以章和中為司隸校尉其傳云孫俱靈帝時為司空碑與史皆合惟傳誤以宗為宋爾俱持國秉一歲有半雖無列傳不詳其人賢否而宦者傳云熹平元年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禄無忠言者司隸劉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若俱者亦尸禄一人之數也 隸釋

官秩姓名鄉里特完可考故詳著之金石錄

宗俱碑陰

宗俱碑陰額上六大篆曰門人立碑人名正碑甚刓滅碑背所損却不多上下凡四横書其人郡邑名字略無官稱當是門生未筮仕者故吏不應無碑不傳於後世爾隸續

廣漢屬國侯李翊碑

君諱翊字輔國牂柯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之元子

至建寧元年遭從事君憂去官二交追攣詠其甘棠竭
孝道以送終㦔松柏而憔削禮服既盡州郡争取比郡
部諸郡深執賂匪棲遲不就童冠相娱閭門雝雝叓史
之高著臨究前軌當為國之幹臣穹旻闕逝皇祚不永
年五十四以熹平二年卒凡百慘愴同時感傷九隩内
外莫不絶傷於是乃采石勒銘垂示後昆
赫赫惟忠屬國李侯發迹邑屋聲冠方隅貢德王室顯
名遼疇 衛侮鎮戎經為大儒孝憂釋紼公義卓休終而

有禮哀榮兼殊沒而含曜比列陵於嗟兮魂靈嗚呼悲夫

右廣漢屬國侯李翊碑翊孝於奉親官游之日闕自郎位纔爲屬國侯以靈帝熹平二年卒其文云幼有貞恪謙約之操長柯芬芳成人之行此兩句語停而意對上言幼下言長也或讀爲長柯殊無義訓竊疑柯乃假借或歌或荷爾二文者歲在換也磐匪者匪石不可轉也比列陵於者似倒用於陵以趂韻也隸釋

碑以牂柯為牂牁複穰為擾攘刑為形遼為奈紼為紱攣即戀字肅即樂字同上

碑無額碑云君諱翊字國輔歷五官功曹守察孝廉為郎拜廣漢屬國侯熹平二年卒銘文有屬國李侯之語知其姓李復齋碑錄

李翊夫人碑

廣漢屬國侯夫人節行絜靜德配古之聖母早失匹匹字壽耇考不耐憤然懷慼稱列述厥辭曰

昔伇衛姃輔齊匹桓文母循謨周室獲蕃於戲夫人臧
侯苗馬自彼適斯蹈禮伉言恭順承甥孝行布宣述嬪
慈惠聰達楚樊繼姑入室勤養撈撈育理家道羣宗爲
軒求福不回操無遺衍懿字約身紡績殖賄圃囿敬姜誨
子叔教陰恩男三女二廱穆閨門女則哲禮男則興權
節義踰古訓導不煩九族和親若葉附根歲在大淵獻
精魂奄昬飛神天庭收刑元都莫不歎息涕零嗚呼明
智有德咸曰何辜害我仁良顛闕　夊殂瘉感路人泣霑

泥塗逝而不返子孫呱呱
歎曰陰陽分兮鍾律滋星月列兮有四時神竅設兮萬
姓熹壽十二兮九九期五三未 闕 兮喪左姃秋發兮春
華殆周公九兮咸稱災靡黃鼓兮盖天胎世有皇兮氣
所裁赴鴻淵兮逝不來鳳延頸兮泣交頭頩頡悲兮涕
隕零俫耿耿兮憔傷情彼倉天兮想神靈憧切剝兮平
不禁蘭芷亡兮喪芝英誰不恤兮伌佷聲疇匹號兮鳴
嚳嚳杞之全兮咸動城陟四極兮升天庭曰司命兮政

六藝之一錄卷四十五